水缸，裡面盛著半缸的水，水面浮著好像大理石花紋似的血絲。瑪格麗特痛苦的半張著嘴喘氣，她偶爾深呼吸一下，痛苦減輕，便有二、三秒鐘的安靜。

亞芒悄悄的走近她，坐下來，握著那隻垂下的手。

「哦，是你嗎？亞芒先生。」瑪格麗特勉強的笑著說。

這時，亞芒因為很擔心她，臉色反而比瑪格麗特還要蒼白。瑪格麗特不禁問：「你也有什麼地方難過嗎？」

「不，我沒什麼。看見你這麼難過的樣子，我也好像要生病了。」

「哦，你在為我擔心嗎？謝謝你，不過這種事我已經習慣了。」瑪格麗特說著，擦去因咳嗽而流出的眼淚。

「你這樣不是等於在縮短自己的生命嗎？我要做你的好朋友，阻止

芒想起她以前生活的事情。她已經一改以往浪費的習慣，講話也變得彬彬有禮，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。瑪格麗特對待亞芒，簡直不是世上任何妻子對待丈夫，或妹妹對待兄長所能比得上的。

人們看見那戴著草帽、穿著整齊的白衣，到河邊去划舟的小婦人，誰也不會想到她就是曾過著浪漫揮霍生活的瑪格麗特．哥傑呢！

他們兩人此刻真是太幸福了，時常開著窗子眺望庭中的夏景，體會著從未經驗過的真實生活。瑪格麗特常會為一點小事又驚又喜。有時，她會像個十來歲的小姑娘，在院子裡追捕蜻蜓或蝴蝶。從前，她曾為了買一束茶花，毫不吝惜的花掉相當於別人一家子的生活費。如今，卻常會一小時、半小時不動的靜賞一朵小菊花。有時，也會和亞芒一起朗誦詩或讀書，再互相討論個人感想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一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。打掃和燒飯的雜事，還是像在巴黎一樣，由娜妮掌管。

然而，快樂的日子似水一般逝去。有時，亞芒發覺瑪格麗特有點消沉，甚至兩眼含著淚水。對於瑪格麗特這種奇異的態度，亞芒全然不能了解。

有一天晚上，兩個人在窗口欣賞美麗的月亮，一面聽著樹間的風聲，亞芒握著瑪格麗特的手問：「你近來為什麼不像從前那

「你知道她從前是幹什麼的嗎？」父親責問。

「我知道。」亞芒倒表現得十分鎮定。

「今年夏天你沒有來見我和你妹妹，就是為了這個女人吧？」

「請您原諒。老實說，是的。」

父親大概沒有想到亞芒會這樣坦白承認，竟兀自沉思起來。然後又鄭重的說：「你知道你們現在這種生活無法一直維持下去吧？」

「我起初也是這麼想。和她同居之後，才知道並不是如此。」

「我可不准你這樣下去，你的消息連我們鄉下都傳遍了。你已經把我的名譽和我們的家風都破壞掉了。趕快和那個叫瑪格麗特的女人分手吧！」父親充滿威嚴的聲音，震動著房中的空氣。

「爸爸，我無意違背您的命令。可是這件事我辦不到啊！」亞芒堅決的說。

為了保全瑪格麗特，亞芒已下定決心來抵抗任何外來的壓力。他本來是一個出名的孝子，然而，此刻他甚至不惜和父親爭執了。

「好。既然這樣，那我要強迫你照我的話去做了！」父親一看亞芒的態度十分堅決，不得不強硬

亞芒先生：

當你讀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不在你身邊了。我們兩人的關係就到此為止吧。我又想念起巴黎的熱鬧了，請你回到令尊和令妹的身邊去吧，這樣，你就可以很快的把我忘懷。

我要謝謝你，雖然時日短暫，但謝謝你盡心的愛過我。讓我再說一次，謝謝，祝福你！

瑪格麗特

讀完信時，亞芒的精神受到刺激，差點兒跌倒在馬路上。他眼睛迷茫，脈搏跳動得飛快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慢慢回復意識，環顧一下四周。這簡直不可思議，他跌入了不幸的深淵，但旁人仍像往常一樣生活著。

瑪格麗特又再吐血了，她痛苦的喘著氣說：「唉，苦死了！亞芒，你在哪兒？聽說你出外旅行了，怎麼連一封信都不給我呢？假如能和你在一起，瑪格麗特今天一定是個幸福的妻子。你會可憐我這麼悲慘的死去嗎？如果我死了，你的父親一定會把那時的事告訴你。那你就可以明白當時我為什麼離開你了。你會為我哭嗎？請你哭完後，在我墳上放一束茶花好嗎？呵！亞芒……」她的喉頭哽咽，發不出聲音。

這時，娜妮進來說：「有信來了。」說著，拿了一封信給她。

「誰寄的？亞芒先生嗎？」瑪格麗特急忙撐起衰弱的身體問。

可是，那並不是她所等待的亞芒的信。

「喬治．裘柏魯先生寄的。」

呵！這對瑪格麗特來說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雖然不是亞芒寫的，卻是